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阿宁中篇小说选

同一条河流

阿宁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阿宁中篇小说选

同一条河流

阿宁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同一条河流 : 阿宁中篇小说选 / 阿宁著 . -- 北京 :
中国言实出版社 , 2016.10
ISBN 978-7-5171-2016-2

I . ①同… II . ①阿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0883 号

出 版 人 : 王昕朋
责任编辑 : 胡 明
文字编辑 : 张凯琳
封面设计 : 水岸风创意文化 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 : 100101

编辑部 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 : 100088

电 话 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 : www.zgyscbs.cn

E-mail 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.75 印张
字 数	238 千字
定 价	4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016-2

目录

病人的私事 /1

大鱼 /64

父亲的时代 /107

老鱼的梦 /165

同一条河流 /212

病人的私事

猜一猜这个人是谁

在我们这个城市里，有人害怕夜晚。

他不是孩子。害怕夜晚不是从童年开始的，小时候他反而是个胆大的孩子。他害怕夜晚是从两年前，据他自己说，自从参加了一个晚宴后他就对夜晚有一种奇异的感觉，既盼望又拒绝，就好像进入青春期的青年，苦恼之中又有些迷恋。

这苦恼他只告诉了身边最亲近的人，实际上人们也知道了，每个人都小心地守候着他的秘密。晚上没有公务，他会早早躺下。他让秘书在阳台放了一张床，他躺在那里看夜晚的天空，繁若春花的星辰。

就像一首歌里唱得那样，他数着星星。星河灿烂时他数不过来，月明星稀时他重复着来回数。三个小时后他把不多的星辰数了二十多遍，这时，星星们会像雨一样一颗颗落下来，天空中闪过一道道雨丝，这时他就该睡着了。

突然来了电话，或者来了一件紧急公务，他再躺下要重新一遍遍地数，直到星星再次像雨一样下落他才能入睡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他入睡时间至少要三个小时以上，他是一个典型的失眠症患者。

一到晚上他就把所有电话关掉，在他身边工作的人，也会替他挡掉一部分电话。有一个电话他不能关，那是一部红色的内部电话，人们习惯于

叫作红机子。

假如这个电话响了，不管多么不情愿他也得爬起来。电话里的事情都处理清，星星雨往往不能如期而至，这就是他绝望的开始。

他躺在那里，再也无心数天上的星星。他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的许多事，星星再不能看到了，一张张脸会在空中出现，这些脸和他有关，在这些脸之后，往往会出现一张他最不愿意想起的脸，一个漂亮女人的脸。他极力逃避。并不是所有回忆都美好，他的手会揪住自己的头发，或者握住自己身体上的某一组肌肉，极力把思绪引开。

他想起白天路过市政府门口时，看到几百个人在那里围着，他们是为超人集团造成的污染上访。他让司机绕开大门，从另一侧进了大院儿。在那里，那个他不愿意看到的漂亮女人的脸出现了。她依然楚楚动人。她没有发现他，他完全可以悄悄进入，但他改变了主意，对司机说：不要停车。

他离开市政府，去了另一个地方。

不是患者，不是大夫，他算什么？

季月英的诊室永远是满满的，挂她号要提前一个月。她对挂号室说，每天不能超过八十个号，多了她就不看了。实际上她每天都看将近一百个病人，除了正常挂号，总有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她的。他们拿着方方面面写来的条子，陪着笑脸。她不能正常休息，每天都要加班一个多小时，对一个中医大夫来说，这是成功，也是苦恼。

她的学生给她出主意，把挂号费再提高五十元。她拒绝了。她现在的挂号费是医院里定的，一个号五十元，这是医院里顶尖的。她激起了很多同事的嫉妒，如果再涨五十元就不是嫉妒而是恨了。

人们说她去了北京，挂号费至少要二百元。她没有去北京的打算，她习惯于把找她看病的人，称为我的病人。在她看来，北京没有她的病人。

一个穿西服的麻脸男人走进诊室，她的助手和学生纷纷站起来，她看了一眼，没有理睬。她正给一个病人把脉，那个病人唠唠叨叨地说着病因，大意是她的儿子本来找了个不错的对象，打算明年五一结婚。两周前突然吹了，他们没有吵闹，女方也没有出国或者到外地合资企业工作的打算。

在别人看来，这些根本算不上病因。季月英却饶有兴味地听着，季月英说：你为什么不问问你儿子到底为什么？

病人说：问了，他不说不说。

季月英说：为什么不让他爸爸问问？

病人说：我儿子跟我最知心，连他什么时候过的初夜我都知道。

季月英说：那就是说，这原因可能跟你有关。

病人说：我就是想不明白。

季月英说：想不明白就别想了。

病人说：当妈的哪能呵！我整夜整夜睡不着。

穿西服的麻脸在旁边听着他们的谈话，看到季月英在病历上简单地写着：思虑过度，焦虑。失眠约两周。月经不调，胸腹胀满，口苦消渴。接着又写了她的诊断：肝阳上亢，脾肾阴虚。

季月英的几个学生还站着，麻脸男人示意他们坐下。一片落座的声音。他饶有兴味地低下头看季月英写方子。他猜季月英一定会用柏子仁、党参、炙黄芪、川芎、朱砂之类的药，实际上他猜的那些药季月英一味都没有用。

他说：我永远搞不懂你。

季月英问：什么意思？

他说：病人失眠多虑，你给人家调理脾胃干什么？

季月英问：你看病吗？

他说：不不。

季月英又说：要不，你替我看几个病人？

他红了脸，说：我哪有那个本事。我同意，病人还不同意呢。

他红脸季月英看得出来，脸上的麻子红了。他们近似调侃地聊着，季月英已经开好了方子，病人千恩万谢地走了。病人并没有因为麻脸的质疑，就不相信这个方子。看着病人掬着躬的样子，麻脸感慨地说：大夫当到你这份儿上，真跟神仙差不多了。

季月英已经在招手叫下一个病人。

他说：等等，我有事跟你说。

季月英说：下了班再说吧。

他说：不行，我急。

季月英说：那你就赶紧说，快一点儿。

季月英已经把手指搭到了另一个病人的手腕上。他说：我得单独跟你说，这不是一般的小事，是大事。

季月英说：那你还得再等一个病人，我已经叫号了。

这是麻脸男人早就预料到的。他耐心地站在诊室里，看着季月英给人号脉，开方子。她身边围着四个年轻大夫，都是她的学生。其中一个还是通过他的关系进来的。他跟那个学生说：先停一下。那个学生看了看季月英，见季月英没有反对，停止了叫号。

诊室里的病人都走后，他坐到季月英对面的凳子上。这通常是病人坐的地方，季月英也习惯性地把手放在脉枕上。她用略带嘲讽的眼神寻问着他。

他说：你太累了。

这通常是他有求于她时最常用的一句话。

季月英说：要不，明天你来替替我吧。

他憨厚地笑了笑，说：病人都是傻子，他们只相信有名气的大夫。

季月英说：医院是病人和大夫待的地方，我有时候就纳闷，你不是大夫，又不是病人，天天在医院里干什么？我看你天天还那么忙。

他笑一笑：我的忙跟你的忙不是一回事。

季月英说：说吧，什么事？

他说：我跟你商量一下，把你的挂号费提高到八十。

季月英说：那别的大夫怎么办？

他说：你不用考虑这些，这不是我决定的，是市场决定的。

季月英说：算了吧。她已经冲助手示意，准备叫下一个病人了。

麻脸用手势制止了她的助手，说：你太累了，挂号费提高一点儿，你能减少点儿病人，别的大夫也能增加点儿门诊量，这对他们是好事。

季月英说：如果你要是问我，我就说不同意。

他问：为什么？

季月英说：我的病人花不起那么多钱，现在的挂号费我都觉得太贵了。

他说：要不，咱们把提成比例调一调，提高到百分之五十。

医院里规定，挂号费百分之四十归大夫，百分之六十归医院。提高到百分之五十，就意味着季月英每月收入能增加一万五千元，这消息让旁边的学生们兴奋起来，他们一齐抬头看着季月英，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。

季月英问：为什么？

他说：因为你太累了，我不忍心。

季月英用最简单的话回答他：我不累。

他问：提不提？

她说：不提。

他说：你不提，别的大夫也不能提。

她说：我不管别人，我不提。她转过头对助手说：叫下一个病人吧。

助手看了看麻脸，见麻脸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他说：你再考虑一下吧。

季月英说：不用考虑，我不为钱看病。

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走进来，他不好意思说自己的病症，只是不断地跟季月英说：老了，没出息。

扶着他的妇女说：我爸夜里不睡觉，我们说他也不听。

季月英按着脉问：是不是小便不受控制？

老人说：老了，没出息。早就该死了，每天早晨我都问自个儿，这是活着呢，还是死了，再一看，儿女都在旁边，活着呢。怎么想死的反而死不了呢？

季月英已经开好了方子，说：你吃了这几服药，放心大胆地睡。社会天天进步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干吗要死！她对老人的儿媳妇说：他是怕尿了床。又对老人说：吃了这三服药，不行再让儿媳妇陪着你来。

妇女说：我爸就是信你。

老人颤颤巍巍地走了。季月英问麻脸男人：你还不走？

麻脸男人问：你怎么知道那是他儿媳妇？

季月英说：在闺女家，他就不怕尿床了。

麻脸男人对几个学生说：这就是好大夫呵，当一个好中医可不只是会开方子，得什么都懂才行。

季月英不高兴了，说：你要是再不走，就真影响我了。

麻脸说：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呢。

季月英放下笔：说吧。我知道你现在才进入正题了。

麻脸说：有个人想找你看病。

季月英：这事他用不着找你，自己来就行。我又不怕病人多。

麻脸说：不是人家找我，是我找人家。

季月英问：为什么？

麻脸说：这是个特殊病人，我是接到市政府办公厅的电话才知道的。他们问我咱们医院有没有好大夫，我推荐了你。

季月英说：以后你可别这么推荐了，没看我有多忙吗？

麻脸说：给他看病有好处。看到季月英脸上不满的神态，他立刻改口说：对咱们医院有好处。

季月英以为他要加号，她说：今天的号已经挂完了，最快也只能是明天来。

麻脸说：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来不了，得咱们过去。

季月英说：过去？

麻脸说：就是咱们去市政府，我陪你去。

季月英说：你自己去吧，我不去。我这里的病人都看不过来，看他一个，得耽误多少人。你告诉他们，我从来不出诊。

麻脸说：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。这是个特殊病人，是秘书长打来的电话。

季月英问：谁？

麻脸说：我现在不能说，见了你就知道了。

季月英说：咱们医院这么多大夫呢，你找别人去吧。下一个。

看到季月英坚决的样子，麻脸无奈地走了。

另一个办公地点

市里最好的酒店叫太谷酒店。

在这家酒店里，发生过许多故事，比如一个香港老板曾经长年包租了这里最高的二十三层和二十四层，使这里灯光辉煌，流光溢彩。

五年以前，公安部来了一个侦破小组，他们化装成澳门生意人住进了二十二层。三个月后一个特大赌博集团侦破了。从那以后，二十三层和二十四层正式对外开放。

前年，这里住进来一个银须银发的老人，身边跟着一个靓丽女子，老人说那女子是他的学生，女子却说她是老人的太太。老人对她的说法也不否认。他们住在一个套间里，还包了一个大会议室，除了带着那女人到外面游览，赴别人的宴请外，老人就在会议室里作画。

他说他今年已经八十三岁，有人开玩笑问，这个年岁还能让太太满意吗？老人笑而不答，女子替他回答：他各方面都很优秀。

据他自己说，他是齐白石的最后一个弟子，因为年轻时好色，齐白石发现后把他赶出了师门，不再承认他是学生，但他在画技上得到了白石老人真传，京城没有不知道他的，只是报纸上从来不宣传。

老人说他的画被美、英、法、意各国艺术馆收藏过，收藏证书由太太保存。看别人不信，那女子立刻拿了出来，众人不得不信服。年轻时的劣迹斑斑使他的这些成就一直被埋没，他对别人说：我为年轻时的好色付出了代价。

人们扫一眼他身边站着的靓丽女子，问：为什么现在仍然好色？

老人说：好色是一种基因，就像同性恋一样，是改不了的。再说我该付出的代价已经付出了，为什么还要改变？

老人说国家虽然不宣传他，但他的画作在海关是限制出境的，这只是海关内部掌握，没有对外公布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他跟许多高级领导人有交往，有些还成了好朋友。他让女子拿出他的影集，跟他合影的都是身份显赫的人，市里许多人认为他不光是一个画家，还是一个有通天本事的人，他被这些人看成是资源。

轿车开进太谷酒店，他下了车。

昨夜的失眠使他眼圈儿发青。好长时间他不愿意来这个酒店，这里有他的房间，也在二十三层，他在最东边，画家在最西边。酒店老板特意把他安排到这里，希望他和老画家成为朋友。这自然是为他的升迁考虑。但市里另一位领导先他一步跟画家混在了一起，他不得不敬而远之。

有一次画家在电梯里对他说，要送他一幅荷花，画家说他身上有高洁的品行。他笑着对画家表示感谢。画家后来并没有真送他，他也没有找画家索要，发现另一位领导经常上二十三层后，他便不肯来这里住了。

市政府门前上访的场面，昨晚失眠时在脑海里反复出现，那个漂亮女人使问题复杂化了。他离开市政府到了这里。老画家已经走了，后来再没有在本市出现过。画家曾对那位领导说，可以把他提成副省级，条件是他要先拿出三百万，事成之后再付二百万。这几乎是天方夜谭，但他的影集和十几本收藏证书证明他有这个能力，领导没有说这不可能，也没有答应给他钱，本市一个企业家自告奋勇为领导出了三百万，领导默许了。

这个诈骗案破获后，那位领导被免去了职务。酒店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。他一直以为，是那个失足的领导救了他。如果不是因为对方先他一步跟画家交了朋友，他也会成为画家的朋友。

那位领导被免去职务后，他接替了领导的职务。他不但避了祸，还升迁了。一切都在一念之间，不能不承认冥冥之中有命运在主宰。履新职后他到省城看望一位老领导，老人谆谆教诲道：从政是个高风险职业，头脑要时刻清醒！

进到房间里，他立刻通知和大门口上访事件有关的人员到这里开会。他当时虽然躲开了，事情不能拖。一个小时后，由十三位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的紧急工作小组成立了，散会后立刻分头开始了工作。他对自己的效率很满意。当下属们从这里离开，困意浮上来，但他不打算睡觉。

现在睡着晚上更难以入睡。他倒愿意在这时想一想和那个漂亮女人有关的一切。他们的相识是二十五年以前，每一个浪漫故事都是一个感伤的故事，这样的故事其实每一位年过五旬的人都愿意回味。

医院里的金木水火土

季月英的生活是两点一线，从家里到诊室，从诊室到家里。她不接受别人的宴请，慢慢别人也就不再请她。从一结婚她就没有做过饭，开始是婆婆做，婆婆去世后她爱人做，这几天她爱人到外地开会，她不得不自己做。她有特殊的做饭方式，把几种菜放到清水里煮了，蘸着酱油吃，另外

再煮一个鸡蛋，或者一杯奶，就足以支撑她近百人的门诊量了。

走到单元门口，她看到麻脸在等着，手里提着一箱牛奶。她料定他会来这里，说：你也知道，我从来不到外面吃饭。她边说边往上走。

麻脸跟着她上楼，说：我没地方吃了，来你这里混一顿不行吗？

季月英说：恐怕不方便吧？我老伴儿在外地开会。

麻脸说：那有什么。你每天给我吃六十克枸杞，我都没坏心眼儿了。别忘了，我已经是快退休的岁数，在我老伴儿那儿早就退了休。

季月英的笑容一闪即逝，她默认了他的说法。她开了门，他跟了进去。

家里乱得一塌糊涂，到处是杂物，到处是书。麻脸一进屋就开始收拾，他把茶几上的沙发垫放到沙发上，把沙发上的水杯放到茶几上，把客厅横倒着的拖把放回卫生间，把卫生间的书搬到客厅的书架上。季月英不干了，说：你别动我的书。

麻脸说：别的地方我不动，只把卫生间里的书拿出来不行吗？

季月英不再反对。她说：其实你拿出来也没用，以后我还得拿进去。

麻脸说：我觉得老黄娶了你挺倒霉的，你不光不做女人该做的事，还像一个没有家庭卫生观念的孩子。

季月英说：我也这么想。我不会做饭，只会煮白菜，你真得打算在我这儿吃？

麻脸说：那当然，这是健康食品。我能把你各个屋的书，放到一起吗？

季月英说：不能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原来在那儿放的，还放在哪儿。

麻脸说：好，好。

麻脸小心地把书拿开，用抹布擦去家具上的灰尘，再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。他说：老黄收拾一回屋子，比一般家庭妇女收拾一回还累。

季月英说：他不收拾屋子，只管做饭。屋子我一周做一次扫除。

麻脸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。后来他们不再说话，麻脸兢兢业业地打扫着，季月英在厨房里不知做着什么，麻脸不看也不问。他已经下了决心，不管季月英做出什么，他都要暴饮暴食一次。

看得出来季月英家不缺钱，用的东西都是高档的，将近二百平米的房子，换一个能干的主妇会收拾的温馨、舒适，到了季月英这里只不过多了一些放书的地方。她阅读很广泛，甚至在金庸的小说里也划了记号，

有的还打了重重的问号，感叹号。床头放着一本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，是一九五六年版的那种小册子。麻脸拿着小册子来回看，觉得以前小看了这个女人，以前关于她的那些传说，不过是她故意涂抹出来的保护色。

在一个书架上，他发现了一包已经打开的卫生巾，他拿起来看了看。正好季月英出来，说：你这人怎么这么低级。

麻脸说：我是无意中发现的。

他看见季月英的脸红了，说：你真优秀，我们家那位不到五十就不用了。

季月英说：讨厌。

麻脸说：这种东西应该放在卫生间，别人看见，难免会想入非非。

季月英说：没人敢来我家，我今天本来就不该允许你进来。

麻脸说：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

麻脸走进小餐厅，发现季月英不光煮了菜，还煮了一条鱼。他夹了一口鱼尝了尝，说：美味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呵。

季月英显出孩子般开心的笑容，她说：你今天从一进门就变着法儿夸我，都夸到妇女用品上了。说吧，想让我干什么？又是让我到市政府出诊吗？

麻脸放下筷子，沉下脸说：错了，我今天是来批评你的。昨天在诊室里当着你那些学生，我不好意思说你，回家想了一夜，觉得你有些思想是不健康的，对你也是有害的，我必须要跟你好谈一谈。

季月英有些莫名其妙。

他说：你昨天说得那是什么话，我不是病人，也不是大夫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在这个医院里多余是吧？

季月英向他道歉。他说：这不是道歉的问题，是要改变思想观念，你带着这种思想成不了好大夫。

季月英笑了一下，心想，我是不是好大夫也不是你封的。

麻脸说：是的，我虽然也是学医出身，但已经将近二十年没给人看过病了，我不是大夫，但我在这个医院里并不是可有可无，你季月英看病，是让病人的机体有效地运转，阴阳相合，五脏六腑相互协调，对不对？

季月英不得不说：嗯，你还真懂中医。

他说：我是要让这个医院阴阳相合，每个医生各安其职，每个部门互

相协调，医院里这么多科室，别说CT、核磁，X光，化验，大大小小十几个手术室，就是最不起眼的门卫出了问题都不行。麻脸说着夹了一大块鱼放到嘴里，嚼了嚼说：真他妈的好吃。

季月英看着他，心里想：他到底要干什么？

麻脸缓和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金木水火土，心肝脾肺肾，上中下三焦，十二条正经，八条奇经，十五条络脉，不光人身上有医院里也有，我得让它们相互配合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医院没有你季月英行，没我这个院长一天也运转不下去。

季月英说：你说了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让我出诊吗？

麻脸说：我今年五十八了，去年就过了退二线的年龄，上面不让我退是因为找不出能接我的人。我不指望升迁，我的孩子在德国，已经有工作了，我老婆退了休无欲无求，并不是我个人有求于市政府，是咱们医院需要大头儿的支持。住院部大楼人满为患，走廊里到处是躺着输液的病人，我想再建一座大楼，就得跟市政府要钱，你季月英再有本事，一下也挣不出这么多钱来。

季月英的笑容里有些嘲讽，但实际上她已经被感动了。她说：我要是出一趟诊，最快也得少看二十个病人，我不能为一个人，耽误二十个人看病。

麻脸说：我不强迫你，一切你自己决定。

季月英又说：我不愿意进市政府大院儿，我一辈子没进过那儿，也一样给人看病。

麻脸说：可以不进大院儿，但肯定不能来医院。要不，到太谷酒店怎么样？

季月英说：他到底是个多大的官儿。

麻脸说：你想吧，能想多大就是多大。不过，他是咱们本市的官儿。我这么说吧，在市政府里就是最大的了。

季月英疑疑惑惑地问：市长？

麻脸说：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书呆子，来了家里才明白，你可不光看医书。

季月英说：我看别的书也是为了看病。到了我这个岁数，得医外求医。

麻脸说：好一个医外求医，你不妨把这次出诊，也看成是一次医外求医。

季月英无话可说。

为了不让她尴尬，麻脸转换了话题，他跟季月英探讨什么是最佳烹饪方式，清水煮菜可以使菜中营养成分损失得最少，但这种方式也有软肋，要依赖不同的汁料实现不同的味道。他没有说季月英桌上摆得三种汁料是不是最佳，只是把桌上的鱼和菜都吃了。

临别时他问季月英：我可以不可以理解为，你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。

季月英坚决地说：不可以。

我们都有年轻的时候

他包里放着十几份文件，都是急件，本来想在太谷酒店里安安静静地批阅。看到第五份文件时他站起来走到窗前。这是一份通报，本省另外一个市由于河道大面积污染，造成几千只鸭禽死亡，七个孩子到河里玩耍，两个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，两个没有抢救过来死了，另外三个还处在深度昏迷中。

国务院三部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，中纪委也提前介入，调查重大污染事件背后的腐败。国内大小几十家媒体进入了该市，一些国外媒体也随之潜入。

一个月前他曾经跟该市市长一起开会，对方原来也是常务副市长，刚刚提拔为市长就推出了宏大的发展规划，要在五年内让该市的经济总量翻一番。这自然是为下一步升迁创造条件，现在这么多媒体聚集到那里，他的升迁之路恐怕不会那么平坦。

他有些同情这位市长，排污企业并不是这位老兄批准兴建的，就像现在市政府门口的乱子也不是由他造成的，他是现任市长，出了大事就得免他的职。窗外灰蒙蒙的，一种叫PM2.5的微粒在空中超标悬浮着，市里抗议的人明天可能增加一倍，谁能说这位老兄经历的事情，不会在他身上发生呢？

他后来遇见过前任市长，对方说现在很好，无官一身轻，享受自由自

在的生活，真是那样就不会说这种话了。失去权力的滋味很难受，无事可做的滋味更难受，许多人说超人集团跟前市长不是一般关系，他在外市当副市长时就一力支持这家民企，调到这里当市长时把这家企业也“带”了过来，市里人对他痛恨不已。

超人集团的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，笑容可掬又满脸横肉。随着空中恶臭的味道越来越难以忍受，市里对这位胖老板和前任市长的关系也传得越来越邪乎，直到去年前市长被免职，传说才平息下来。

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真正的老板并不是那位胖子，换成了一位衣着华贵，容貌可人的漂亮女人。满脸横肉的胖子变成了谦恭的随从，大院里的干部们感慨，人家把城东的空气都搞臭了，真正的老板才浮出水面。

她刚才在市政府大院里站着，是等着和他见面吗？他们在公开场合见过，握过手，合过影，但他一直不肯在私下里会见她，她似乎也没有刻意要求过。双方都在回避。

他上高中时两家在同一个大院儿住，那时她刚刚上初中，彼此的吸引是不自觉的，他们忘了自己还是中学生。她比现在略胖一点，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，黑黑的眸子看人很专注，脸色红润，像鲜艳的水果饱满而多汁，他在一本小说里看到过秀色可餐这个词，上课时常常浮现出来。

他生了病，整夜整夜睡不着，失眠的毛病就是那时落下的，很难理解那时对一个尚未了解的人会产生强烈的好奇，他有无穷的想象力，她身体的每一个暗处，皱褶，细密的毛发，流淌的唾液，都是他想探究的。在课堂上他脸色苍白，昏昏欲睡，她却越来越健康、乐观，发出没有缘由的笑声。

他们每天在操场见一次面，县二中正在搞基建，要借用他们学校的操场。上午十点，他留心看着初中的各个班级，她和她们班的同学一起迎面跑来，她看见了他，朝他笑一下，他还她一个笑，每天如此。

放学后才是他们的天地，父母们本来就是朋友，对他们经常在一起从不干涉，他们的借口很多，比如她要问他一道题，他要跟她借一本书，等等。她家房子多，总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属于他们。本来不爱说话的他变得侃侃而谈。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才华，理想突然而至，目标清晰明确，世界呈现在他面前。